

笛高人聞

巴爾扎克著 · 高名豐



外省生活之場景

人 間 喜 劇

聞 人 高 笛 洒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巴爾扎克著 · 高 名 凱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1 ·

一九四九年一〇月海英第一版 上海印 0001—1500 冊

一九五〇年一月海英第二版 上海印 1501—2500 冊

一九五一年七月新一版 上海印 2501—4000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245) [V I 16] 羊 3,000

光藝印刷廠承印

新文藝出版社
PDG

聞人高笛洒

H. de Balzac
L'illustre Gaudissart

本書係根據巴黎 Albin Michel書店出版的巴爾扎克全集[插圖本]譯出

古代所不認識的旅行夥計難道不是現代的風俗所創造的一個最爲奇怪的人物嗎？在某種情形之中，從觀察家看來，他難道不是用來標記銲接物質開發於理智開發的大變動的符號嗎？我們的時代可以把表現隔離的，富有創造精神的力量，的世界和表現齊整的，然而卻是平等的，大量出產同樣性質的產物，適應社會的最後的意見，一種單一的思想的世界接連起來。在一致的精神被解放而享受自由之後，在最後努力於堆積人間寶藏於一個集中的地點的文化的工作之後，野蠻的暗影不是總要降臨嗎？旅行夥計這個觀念之在思想上的作用不是和我們的公共馬車之在貨物和乘客上的作用一樣嗎？這觀念給思想駕上車輛，讓思想行動，使思想互相衝碰；這觀念產生在光明的中心裏，自命爲光芒，橫射正在酣睡的人衆。這人類的自然物是個毫無所知的學者，一個被欺罔的欺罔者，一個只會談論自己的神祕和自己的教條的沒有信心的牧師。多奇怪的人物啊！這個人看見過一切，知道一切，認識一切的人。厭倦了巴黎的惡習之後，他卻能够矯飾外省的純樸。雖然他本質上既不是巴黎人，也不是外省人，因爲他是個旅行者，他難道不是聯結鄉村和京城的鐵環嗎？他從來沒有徹底看

過什麼東西；他只知道人物和地方的名字，他只認識事物的表面；他有自己的特殊的尺寸去衡量一切的東西；總之，他的視線在事物的上面溜着，而沒有穿透他們。他對一切的東西都發生興趣，然而任何的東西都不能夠引起他的興味。他是喜歡嘲弄的，喜歡歌唱的，他表面上喜歡一切的黨派，他的心靈裏大半是愛國的。他是超等的滑稽人，他懂得乘機發出感激的，滿意的，親切的微笑，隨後又停止微笑，回到他的真實的性格上面來，這是他所休止的經常的狀態。他不得不當一個觀察家，不然的話，他就得放棄他的職業。他不是不斷的被迫去用一道眼色去探究人衆，去揣測他們的行動，他們的風尚，特別是他們的還債的能力，爲着避免時間的損失，去立刻估計成功的機會嗎？所以在任何事情之中都得立刻下決定，這習慣就本質的使他變成一個料事家；他肯定的下斷語，他裝出專家的神氣談論巴黎的戲院，巴黎和外省的戲子。他而且也知道法蘭西的好地方和壞地方，親身去過，親眼看過。他會用同樣的保證帶領您到罪惡或是道德的需要上面去。賦有人家自由開放的熱水龍頭一般的辯才，他不是同樣的能够停止，又能够重新無誤的接上他所預備好而自由流暢的語句嗎？他是個活潑的小說家，他抽煙，他喝酒。他有一些不值錢的首飾，他給窮苦的賤民誇耀，在鄉村裏被人家看做富豪，他絕不讓人家「討厭」（這是他自己字彙中的一句話），他知道在什麼時候敲打他的口袋，讓他的錢幣作響，因而不會讓他所走進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多疑的女僕以爲他是個賊。至於他的活動呢，這難道不就是這個人肉機器的最低的性質嗎？無論是追捕獵獲物的鳶鳥也好，無論是發明一種新的遁術來從獵狗背後跑去，來偵察獵夫的

野鹿也好，無論是嗅探獵味的獵狗也好，這些都不能夠和他考慮一個生意時那樣快速的飛跑相比較，和他趕上競爭者時那樣設計鉤倒別人的才能相比量，和他覺察，嗅知，發現推銷貨物的法術相比擬。在這樣一個人身上，怎麼能夠沒有特等的性格呢！在一個國家裏，您不是可以找到許多這一類低級的外交家，這些談論棉布，珠寶，毛布，葡萄酒，往往比大使還要能幹，大體只有外表的商人嗎？在法蘭西，沒有人懷疑這些旅行家所不斷施展的難於令人相信的力量。他們都是空虛的大膽的無恥之徒，這些人在最邊僻的小鎮裏，代表着巴黎文化和巴黎發明的天才而和外省的善良的感覺，外省的無知，和外省的習俗相衝突。我們怎麼能夠在這裏忘記了這些用言辭來對付最具反抗性的民衆，因而使理智衰萎，這些類似不斷拿起鎚刀削起最爲堅硬的雲斑石的琢磨匠的令人欽佩的動作呢！如果您要認識談論最爲動亂的厄古●的花言巧語的力量，的話，如果您要認識那些退居在村野的穴窟裏的地主們的力量，的話，就請您聽一聽「投機」這汽機的理智的啣子所給他的利益而行走，敲打，活動的巴黎的一個大工業家的演講。

「先生，」一位著名火險公司的總經理對一位經濟學家說，「先生，在外省，在重新繳納的五十萬佛郎的保險費之中，只有五萬多佛郎是自動願意繳納的，剩下的四十五萬佛郎之所以能夠再來到我們的手裏，這都

是我們的經紀人替我們收集的，他們到遲交費的受保人家裏去麻煩他們，一直等到他們重新簽訂保險契約的時候爲止，給他們敘述可怕的火災的故事去恫嚇他們，去激勵他們。所以口才在我們這一行的作派和做買賣的辦法裏佔有九成的力量。」

說話讓人家聽，這不就是誘惑人家嗎？有兩個議院的國家和有兩隻輕薄的耳朵的女人，都是要同樣的滅亡的。人類第一個女人愛薇和她的長蛇是一篇關於人世已經開始而要和世界同時消滅的一樁事實的永遠的神話。

「兩個鐘頭的會談之後，一個人就會變成您的人了，」一位退休的法律公證人說。

請您轉過來看一看旅行夥計，請您研究研究這個人物！請您不要忘記青黃色的禮服，也不要忘記大衣，喀洛哥領圈，煙斗，藍條棉布的襯衫。在這個這樣特別而抵抗上油的臉孔之上，您不會發現那幾種不同的性質呢？您瞧！這是那一種的力士，那一種的競技場，那一種的武器！他，這世界和語言！他是大膽的水兵，他就帶了幾句動聽的話上了船，到法蘭西的伊落爪●的國度的冰冷的海中去釣回五六十萬佛郎！這不就是用純粹的理智的手術來開採埋藏在外省地下的黃金，不必用任何的苦痛而開出這黃金嗎？外省魚不怕漁叉，也不怕火炬，然

而卻投進捕魚籠，漁網和最溫和的捕魚器裏。您現在是不是要毫不顫慄的想到在法蘭西國裏自黎明起就重新繼續說話的語言的洪流呢？您已經認識這種人的一般的情形，下面是其中的一個人。

巴黎存在有一個無可比擬的旅行家，是這一類人物的模範，是一個佔有最高程度的他的成功所有的一切的條件的人。在他的談吐中可以找到硫酸鹽，也可以找到捕鳥膠；捕鳥膠是用來獲取，膠繫他的犧牲品而使其變成他的附屬物的；硫酸鹽是用來鎔化最爲堅硬的計算的。他的事兒是帽子的買賣；但是他拿來捕獲人衆的才能和技巧使他在商界中贏得了這樣高大的名聲，「巴黎貨」的商人們甚至於都來逢迎他，希望他能夠給面子來給他們經售。所以，當他凱旋回來，住在巴黎的時候，他總是不斷的宴會；在外省，代理人們優待他；在巴黎，大商店嫵媚他。他到處受歡迎，受邀請，受人家的供養；在他看來，中飯或晚飯才是唯一的放縱，唯一的歡樂。他過着一種君主的生活，或說得更切一點，度着新聞記者式的生涯。可是，他難道不就是巴黎商業的活新聞嗎？他叫做高笛酒，他的名望，他的信用，他所收到的頌稱使他贏得了聞人。這雅號。無論這位單身漢到那兒去，賬房或是旅館，沙龍或是公共馬車，屋頂房或是銀行家的公館，每一個人看見他都說：『啊！聞人高笛酒來啦。』這是比任何的名字都和他的品性，他的舉止，他的身姿，他的聲音，他所特有的語言相調和的。一切的人都對旅行家微笑，而旅行家也對一切的人微笑。以毒攻毒，他是贊成用病來治療病症的。雙關語，哈哈大笑，修士式的臉孔，五傷

方濟會會徒的面色，拉柏萊派的外觀，衣服，軀體，精神，臉孔，這一切的一切都互相的調和，使歡樂，戲言都能够從他整個的人身上表現出來。辦事的圓滑，待人的和藹，喜歡瑣事，您也許會認為他是一個類似嬌豔女工的可愛的男子，漂亮的爬上車蓋，給一位從轎式馬車下車受阻的太太伸手援助，看見馱夫的頸巾而給他開玩笑，賣給他一頂帽子；他對一位女僕微笑，摟住她的腰或是用情感去激動她；他在棹上學着傾倒酒漿的聲音而給緊脹的頰部送去幾個彈指；他懂得在嘴唇間吹脹空氣，而把啤酒吹了出去；他用刀重重的敲打香檳酒的酒盃，不會敲破，而對那些嘲笑懦怯的旅行家，反對受教育，統治棹上而在那裏吞下最美的肉塊的人說：『您也來一下罷！』然而他卻是一個堅強的人，他能够隨時停止他的笑謔，而當他扔掉雪茄頭瞧着全城說：『我要看看這些人的肚子裏有些什麼東西！』的時候，他又顯得非常深刻似的。於是，高笛酒就變成最精細最能幹的一個大使了。他懂得如何到縣城裏去的時候裝做官員，到銀行裏去的時候裝做資本家，到保王黨家裏去的時候裝做宗教家和擁護君主的人，到中產階級家裏去的時候裝做中產階級。總之，他到什麼地方去就會變成他所應當變成的樣子，到人家門口的時候就把高笛酒扔在外邊，出來的時候又把高笛酒換上。

一直到一八三〇年為止，聞人高笛酒都是忠實於巴黎貨的買賣的。在參加大部分人類的幻想之中，這商業的各種不同的枝節使他可以觀察人心的褶痕，教導他許多他那富有吸力的流利的詞藻的祕密，去解開打得最緊的錢袋的結線，去喚醒太太們，丈夫們，孩子們，女僕們的偏情，而給他們定約來滿足他們的方法。誰也不

會比他更認識清楚用一樁事業的蠱惑來誘引商人，在欲望走到危篤的時候就離開。他對製帽業十分的感激，他說他可以在製造頭腦的外部裝飾當中認識頭腦的內部，他會裝飾人衆，投入他們的頭腦的習慣等等。他對帽子所加的笑謔是無窮的。

但是，自從一八三〇年八月和十月之後，他就離開了製帽業的買賣，扔下了機械的看得見的商業，投身於巴黎的最高的投機生意中。他說他是放棄物質，而走進思想，放棄製造業的產品，而走進無限的純粹的理智的工作。這需要一個解釋。

正如每一個人所知道的，一八三〇年的遷居產生了許多老舊的思想，是一些能幹的投機家想要使其返老還童的。自從一八三〇之後，更特別的，思想都變成了價值；正如一位相當聰明而不發表任何作品的作家所說的，現在的人要偷竊思想，而不是偷竊手絹。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思想交易所」；但是，無論是好是壞，思想都已經在自標價格，自求收穫，自己輸入，自己轉運，自己售賣，自己出手，而產生利益。如果沒有出賣的思想的話，投機就想方法讓人家看重話語，給話語有一種固定的思想，而靠這些話語來生活，就像鳥係靠黍穀過活一般。請您別笑話！在一個被錢包的標記比錢包的內容更能迷惑人的國度裏，一句話就是等於一個思想。我們不是看見過當文獻裏已經沒有空想，這個字眼的時候，書店還在那裏開發歷歷如畫這個字眼嗎？所以，國家稅收的機關就想對理智徵稅，他知道清楚在和平街的印花稅局裏測量招貼的範圍，登記廣告，衡量思想。變

成一種開發之後，理智和他的產物就應當自然而然的服從製造業的開發所用的時髦式樣。所以在這些表面上閒蕩而喝空酒瓶或是夾起雉雞腿來做精神上的鬭爭的某些酒後巴黎人的腦筋裏所醞釀的思想第二天就交給那些負責在城裏和世界中的，在巴黎和外省巧妙的貢獻出招貼和廣告這煎炒的肥肉的旅行夥計了。就是用這些方法，外省的老鼠就被鉤在這事業的捕鼠器裏頭了。這老鼠有的時候叫做訂戶，有的時候叫做股東，有的時候叫做聯絡員，有的時候叫做預約者或是保護人，然而卻到底只是一個傻瓜而已。

「我真是傻瓜！」不只是一個窮苦的業主，被創辦人的銜頭所誘惑而結果是丟掉了一萬或是一萬兩千佛郎之後，都這樣的說。

「訂戶都是一些傻瓜，他們不願意知道要在理性的國度裏走在人家的前頭，就得有比旅行全歐洲所花費的還要多的金錢……」投機者說。

所以，在那些拒絕給巴黎的勸募付錢的拖欠租稅的人和那些依靠稅收生活而用新奇的想法和事業來煎炒民衆，用廣告來燒烤民衆，用媚語來鉤引民衆，結果就用新的醬汁來吞吃他們的收稅人之間就存在有一個永遠的爭鬭；這些民衆就是在這新的醬汁之中窮蹙，用他來迷醉，好像蒼蠅用他的黑鉛粉來迷醉一般。所以，自從一八三〇年之後，因為要在法蘭西刺激一般的努力起見，人家是用了一切的方法來浪費智慧而進步的。衆啊！銜頭，勳章，文憑，一種爲犧牲者的一羣而發明的光榮勳級章就快速的相繼而生。總之，一切出產智慧產

物的工廠都發現有辣莪，特等的生薑，他們的享受。於是就有保險費，於是就有利息分配額，於是就有這些不知不覺由不幸的藝術家變成聞名的人物的徵募，這些人就這樣積極的在比每年所有的日數更多的企業中和人家合作，因為法律並沒有預防到假用名義。於是就有這種搶奪思想的把戲，正如亞洲人之搶奪奴隸一樣，這些賦有公共事業的機敏的企業家們就把這些思想從好容易才閉得緊的原來的腦袋中強奪出來，在他們的呆笨的蘇丹，他們的波斯王的眼睛之前脫去這可怕的羣衆的衣服，牽着他們行走，然而如果這羣衆不是覺得好玩的話，民衆是會割斷他們的頭顱而搶去他們的量金器的。

這種時代的瘋狂就這樣樣的反應在聞人高笛酒身上。經過是這樣的一家人壽保險公司聽到他的無可抵抗的辯才就對他提議給他他所接受的一些空前的利益。條件商妥了，契約簽訂了，這位旅行人就到總經理家裏來「斷乳」，總經理給高笛酒除去了襁褓，告訴他事業中的暗礁，教他生意場中的行話，一件一件的指示他變把戲的機關，給他解剖他所要去開發的羣衆，用話語來裝滿他的腦筋，用預料不到的回答來飼養他，供給許多堅強的理論；總之，給他磨礪這隻要在法蘭西對生命施行手術的舌鋒。嬰兒非常適當的回應總經理先生的謹慎。人壽保險界的領袖和聞人高笛酒所吹噓的資本引起他的注意而在高等的銀行界和理智的外交界中使這個「活的廣告」特別顯露他的才能。那時候兩家著名報館的會計（這兩家報館後來都倒閉了）也有意思僱用他去徵求訂戶。聖西門派的機關報地球報和共和黨的行動報都把聞人高笛酒拉到他們的賬房

裏來，給他提議如果他拉到一千佛郎的訂費就給他十佛郎，如果他只弄到五百佛郎的話卻只給他五佛郎。政治報的部分並不妨礙保險業的資本的部分，這生意也就算是定下來了。不過，高笛酒還要求五百佛郎的津貼費，因為他得花一星期的工夫去認識聖西門的理論，不用極大的記憶的努力和必要的理智去追究這理論的深意而能够從容的推理，『不要把自己迷在裏頭，』依據他所說的話。他並不向共和黨要求任何的東西。第一，他傾向於共和黨的思想，依據他自己的哲學，只有這些思想才能够建立一個合理的平等；第二，高笛酒曾經參加過法蘭西的祕密社會；他曾經被捕而在證據不足的情形之下恢復自由；第三，他讓報館的會計注意自從七月以來他已經留蓄鬚髭，他只要一隻鴨舌帽和一雙長馬距就可以代表共和。在這一星期之中，早上他就到地球報社去把自己聖西門化，晚上他就跑到保險公司那邊去學習財政語言的巧妙。他的能力，他的記憶都是超等的，所以他居然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開始他的旅行事業，後來每年他也都是在這時候舉行他的開春第一次的征略的。根據人家說，兩家恐懼生意衰微的大商店也在引誘這富有野心的高笛酒，使他決定再去負責給他們經售。旅行大王考慮到他的老朋友和人家所償還他的龐大數目的保險費就顯得仁慈。

『聽我的，我的小姑娘約妮……』他在他所僱用的馬車裏對一位漂亮的賣花女說。

一切的真正的人都喜歡讓一個柔弱的人物來虐待，高笛酒的暴君就是約妮，十一點鐘他把她從角技戲院帶了回來，他就是把她裝飾得一身的珍貴送到這裏來，坐在幕前的包廂裏的。

「我回來的時候，約妮，我就要給你添置你的臥室的傢具，而且是很用心的。那一位用比較，用俄國大使館的當差從印度帶回來的真正的印度肩巾，用她的朱紅色和她的俄國親王來鋸斷你的背，那一位我覺得有點吹牛神氣的驕傲的大瑪蒂兒黛，她也就不會在那裏找到什麼可說的話了。我要用我在外省所生的一切「孩子」來裝飾你的臥室。」

「哎，你真是太好了！」賣花女喊道。「但是，你這怪物，你怎麼能够從容不迫的對我說起生孩子呢？你怎麼會相信我會忍受你這個呢？」

「啊，這個！你怎麼這麼傻呢，約妮……這是我們這一行買賣所說的話。」

「真不錯，你們這一行買賣！」

「可是，請你聽罷；如果你老是說話，你總會有道理。」

「我希望總是有道理！但是，瞧，你這時候給我說這個都不害臊嗎！」

「那末，你不願意讓我說完嗎？我保護了一個高妙的意思，一個人家要為孩子們創辦的報紙。在我們這一行裏，當旅行家們在一座城裏假定弄到了孩子報的十家訂戶的話，他們就說：「我生了十個孩子！」如果我給行動報弄到了十家訂戶的話，我就說：「今天晚上我做了十個行動……」現在你明白了嗎？」

「這真特別！所以你也參加政治活動嗎？我看見你在聖柏拉志，因為我每天都得跑到那裏去。啊！當人家愛

一位男人的時候，如果人家知道要負什麼責任的話，我發誓，人家一定要讓你們自己單獨去定奪，你們這些其他的男人！算了罷，你明天走，我們不要把自己裝在這些憂愁的思想裏，這些都是傻事。」

馬車停留在阿爾多瓦街一所新蓋的房子前面，高笛酒和約妮登上了這房子的第五層樓。古蘭——約妮小姐就住在這裏，一般人都認為古蘭——約妮小姐已經祕密嫁給高笛酒了，這位旅行家也並不否認這風聲。爲着保持她的專橫起見，古蘭——約妮就逼着聞人高笛酒給她成千的小看顧，威嚇他說如果他缺乏最微末的照應的話，她就要讓他永遠站在那裏。停留在每一座城市的時候，高笛酒都得給她寫信，報告她一切的事情，甚至於最小的舉動。

「那末，得有多少的「孩子」來裝飾我的臥室呢？」她一邊說，一邊取下披肩，坐在火爐的旁邊。

「每一訂戶我可以得到五蘇。」

「真不錯！就是用這五蘇錢，你說你要讓我發財嗎？除非你不是像流浪猶太人一樣，除非你沒有縫好的錢袋。」

「可是，約妮，我可以生幾千個「孩子」哩！你想想，孩子們從來就沒有過他們的報紙。然而，叫我給你解釋生意經，我也未免太傻了，你絕不會懂得這些事情。」

「你說，你說，高笛酒，假使我是這麼傻的話，你爲什麼還要愛我呢？」